相士常語盡用義着入之

德行記第九

漢淮陰侯韓信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

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

蒯生先言觀變之利次言全交之難終言處功之危語語刺骨

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虛空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

是人

護頸載頭

文字之祖

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

逼近國 一笑

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
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
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
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
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

慮之是矣不別求自免之策而以反畔為圖全乎

隱語

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反覆取辟極人情所難言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此文在漢初第一

漢郎中令石建丞相牧丘恬侯石慶

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

以此教家少傅德猶至敗矣太守

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
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
如此

丞相建陵侯衛綰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
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
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
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此語中儒者之病然悪所之死五千言不語也申韓原於道德太后以之

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

清河王太傅轅固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典屬國蘓武

緤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趙破奴

子卿與死生路上看得最分明

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

常

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

答律語亢而激荅陵語婉而正兩人相與原自不同

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
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
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
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
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
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

陵言淋漓沉痛聽之不動直鐵石心肝

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

後來路遺陳子公求少府終是半夜語有力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光祿大夫陳咸

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敎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屛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敎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諂也

高帝桃
宦者文
帝狎鄧
通武帝
亦有弄

萬年迺不復言

白馬令朱雲

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車騎將軍秺敬侯金日磾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
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
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
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
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

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太子太傅疏廣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

龍湖：人人可讀，宜置左右。

凡三轉語可爲世訓。

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大中大夫龔勝

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

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内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

龍洲
千古絕
德

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
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
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
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
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
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

龍湖　自有一種自了漢子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廷尉可重

司隷校尉蓋寬饒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

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愼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

中郎將征羌節侯來歙

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
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
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
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
效兒女子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
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
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
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

死而絶

前長水校尉耿恭

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

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
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
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
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
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
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
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

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

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脩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

剖破世情

太子太傅王丹

後徵爲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侍中祭酒承宮

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慈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此論對亦醜人所難轉覺武眉

議郎鄭均

仲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難兄

兗州牧鮑永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也帝意乃釋

蜀郡太守廉范

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

叟難

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違其意大悵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

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
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
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
之祖也帝曰㤼卿志膽敢爾因貰之

南陽太守中陵鄉侯藴純

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藴桓公
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古人作語甚妙即此可見桓公

尚書楊喬

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

皆

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宗正劉平

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

孝遷詐 則暌

龍冋 眞切 克而大 之郎天

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侍中騎都尉淳于恭

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司空第五倫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

下歸仁何也

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魯相鍾離意

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盗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毋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丹陽都尉何比干

君子之心

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

司徒袁安

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

徵君申屠蟠

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託蟠蟠乃

> 龍湖　狷狹

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扵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扵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扵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 此君是

林宗叔度二輩

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漢陽太守壯節侯傅燮

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

耿

此時惟有一死出則棄郡留則從賊

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令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

伊呂之動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爕

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

臨陣戰歿

東郡太守臧洪 陳容附

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

危社稷洪謂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

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

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

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

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隊其命
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
聞其言者無不激揚○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
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
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當作君）
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
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骨後無所復食
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

洪語剛奸雄之心情語銷豪傑之骨至今猶自生在陳來亦奇

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幔帷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

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心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以爭立清河王蒜事坐妖言下獄

廣戒何等面皮何等肝肺

太尉李固

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

非

龍湖

河袁

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
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
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
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
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
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跼
地厚不敢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
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

之乃聽得襚斂歸塟

河間相吳祐

梁

好馬融

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

汝南范滂

趣

令督郵

俱可人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

賢母名言

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愽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大司農朱儁

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

如此招
賢爲之

河南太守任延

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方正李業

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

賢者不亦難乎天下有此一種獃人

危難

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扵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嫌寃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扵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扵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

九江太守李善南陽濟陽人

哭孫之行士人所難彼操懿孤媚取天下於孤寡之手雖爲次孫輿臺有少假手有此獨行遂得漸陟大郡漢代用人尚有古

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滑陽過李元冢未至

意

此等人豈有不善於官者

淳于自杖中年自撾夫豈得已

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悲甚身自炊爨執爨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

中年令繆彤

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萊蕪長范冉或作丹

奇　奇

與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與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恊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與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太原王烈

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羞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史薈卷二終

漢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宋范曄蔚宗本史

渤海王家植批點

匡君記第十

魯司寇攝行相事大成至聖先師孔丘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

此有無不可知自是一場快心話

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袯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

問之頑民殺之義士晏大夫何可嘗也於鉏亦

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敎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齊相國晏嬰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

云

晏子本
色

欲後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
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
以先細民也○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
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音佩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
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
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此共和以後大臣定策之始人言不得不疑帝不得不愼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

謝忝

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
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
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
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
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
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
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龍湖
君精細
不可當

霸陵薄
葬釋之

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
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
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
疑者代王乃咲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
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林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
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
淮南王相前廷尉張釋之
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愼夫人從上指愼夫人新夫人鄲

一言啓邪入之意趣大畧似管子

龍湖牛頭不對馬面

豊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
斮陳蕠(音如茹)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
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魯相田叔

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
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
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

可謂善用諷其焚獄辞又何決也

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材官將軍韓安國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

分疏處
近情語
語中窾

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輙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

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
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內史
安國聞詭勝公孫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
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
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
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梁事始末安國說殺詭勝始見大長公主鄒陽見王長君最後田叔空手結之鄒韓皆梁客孝王終得養客力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

水衡都尉龔遂

戇態

朴忠可念

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

元三百伞

王舉動如是霍光何以立之終是不詳審

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

議郎杜欽

塞源之論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

喚緊語
不盡告
當字也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儲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倸異態後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

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必戒之在色小
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

侍中光祿大夫班伯

王鳳

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
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
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
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
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
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
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東郡太守王尊

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
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
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
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

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妃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
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
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
來爲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
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
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
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
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
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

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
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雖非其正然氣龍數
十百人

好畤侯耿弇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
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
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
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
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

定策

此等功當在鄧將軍上

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嚮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

漢亦誅苗會

司隸校尉陳禪

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

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詘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侍中戴憑

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前見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赦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

屍伏誅偷生苟活誠慙聖明帝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
遷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遼東屬國都尉公沙穆
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

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

不害用之則遵養時賊耳全是蓋公之旨

守法記第十二

相國平陽懿侯曹參

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妙　妙

嘉隆之交栢君日飲呼召客而事以治

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

江陵峻城府而入幕之席狎客外無聞焉自是相門無闕尊矣

安石知此可以定宋

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淮陽太守汲黯

此嘗能一日居京師哉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黯既辭行過大行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

李

逢君之種再不可絕

人奴可以妻主毋責珠兒可稱主人翁

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
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
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
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
黯與息言抵息罪

大中大夫東方朔

館陶公主陳午妻　偃

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
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漢氏家法不免捉鼻掩口

法語

朔不直愛易又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

受春秋

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故事載偃既富於財溺於他色與主漸疎上怒賜死

尚符璽郎

霍光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羲陽節侯師丹

丹莽之議皆正而正中有莽言何與于人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

帝既創論兩后之稱亦今古始無稚聚訟乃丹議正矣

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

皇太后謚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
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
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
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
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
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
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

復論情正是違見

閎恭近在一族遵敦疏非二姓信夫深山大澤有龍有蛇也

而就無王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
浸不合上意

新東郡太守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
時侍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甚閎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
閎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
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俛伏號泣何事久持
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

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
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内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
郡三十餘萬戸歸降更始

大司空栒邑侯宋弘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
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輙
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悦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
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
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

亦自古人

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恠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帝亦舍成人

長水校尉燕哀侯樊儵

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德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仰而

與廷劾霍子孟同氣

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

尚書張陵

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

快人

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司徒虞延

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護一書輙加篣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

賴有此耳

不私謂戚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清河太守寒朗

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皇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

楊椒山沈青霞之死惜雲司無此輩人

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郎如是忠乎何故引之朗對曰忠乎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郎知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厚責是以考一連

張羅峯可辦此以死生爭之可謂法吏

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騎都尉朱暉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

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

謂韡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韡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韡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韡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韡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衣十領

司徒袁安

祊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司徒种暠

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永樂少府陳球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

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恠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

此段與岑同集叙瑾事參看

忠大無賴

此亦難

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
有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
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
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
骸骨暴露與賊併屍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
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
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
好公卿
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太常張奐

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東海相黃浮

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

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
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
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
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
瞑目矣即案宣辠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
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

侍中楊奇

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
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

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